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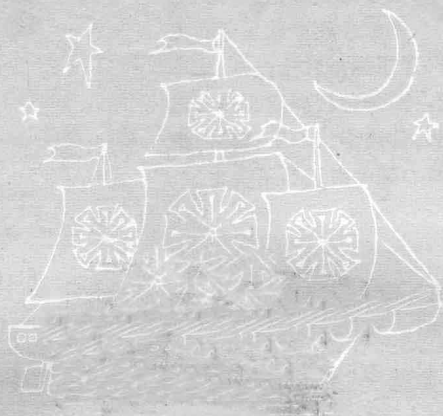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文库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表

【苏联】勒·班台莱耶夫 著



表

〔苏联〕勒·班台莱耶夫 著

鲁 迅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流浪儿彼蒂加被送进了教养院，身上藏着一块偷来的表。刚进去时他老是想带着表逃走，可是没有成功。彼蒂加在教养院里受到关怀和教育，思想逐渐转变过来，他不再想逃走，而是把教养院视作自己的家，最后，他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把那块心爱的表还给了失主。

表

[苏联]勒·班台莱耶夫 著 鲁 迅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排版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75 插页2 字数50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2版第5次印刷 印数44,331—57,330

ISBN 7-5324-0759-4/I-349(JL)

译 者 的 话

《表》的作者班台莱耶夫 (L.Panteleev), 我不知道他的事迹。所看见的记载, 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, 后来受了教育, 成为出色的作者, 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。他的作品, 德国译出的有三种: 一为《Schkid》(俄语“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”的略语), 亦名《流浪儿共和国》, 是和毕理克 (G. Bjelych) 合撰的, 有五百余页之多; 一为《凯普那乌黎的复仇》, 我没有见过; 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, 《表》。

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 (Maria Einstein) 女士的德译本, 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。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, 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, 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, 是统统知道了的, 而这译本的读者, 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, 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。

当翻译的时候, 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, 是日本模本楠郎的日译本: 《金時計》。前年十二月, 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。在那本书上, 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; 但看藤森成吉的话 (见《文学评论》创刊号), 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。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: 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, 又可以免得

常翻字典。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，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。

《金時計》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，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，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。译它在这里：

“人说，点心和儿童书之多，有如日本的国度，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。然而，多的还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，至于富有滋养，给人益处的，却实在少得很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一说起好点心，就想到西洋的点心，一说起好书，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。

“然而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，几乎都是旧作品，如将褪的虹霓，如穿旧的衣服，大抵既没有新的美，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，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，七八十年前所作的，非常之旧的作品。

“虽是旧作品，看了就没有益，没有味，那当然也不能说的。但是，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，旧的作品中，就只有古时候的‘有益’，古时候的‘有味’。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，也就明白了。总之，旧的作品中，虽有古时候的感觉，感情，情绪和生活，而象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，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，来观察动物、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，却是没有的。

“所以我想，为了新的孩子们，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，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。

“由这意思，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。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，非常有趣，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，是还没有介绍一本到日本来的。然而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，所以纵使怎样出色，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。我希望读者象游历异国一样，一面鉴赏着这特色，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知识，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，来读这一本书。我想，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，更深，精神也因此磨练出来了。”

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，不关什么紧要，不译它了。

译成中文时，自然也想到中国。十来年前，叶绍钧先生的《稻草人》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。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，而且也没有人追踪，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。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，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，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；甚而至于“仙人下棋”，“山中无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；还有《龙文鞭影》里的故事的白话译。这些故事出世的时候，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，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，那么，那“有益”和“有味”之处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在开译以前，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。第一，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，介绍一点进中国来，以供孩子们的父母、师长，以及教育家、童话作家来参考；第二，想不用什么难字，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。但是，一开译，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，孩子的话，我知道得太少，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，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。现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，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。

还有，虽然不过是童话，译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。例如译作“不够格的”，原文是 defekt，是“不完全”，“有缺点”的意思。日译本将它略去了。现在倘若译作“不良”，语气未免太重，所以只得这么的充一下，然而仍然觉得欠切帖。又这里译作“堂表兄弟”的是 Olle，译作“头儿”^①的是 gannove，查了几种字典，都找不到这两个字。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语，第二个照日译本，暂时这么的敷衍着，深望读者指教，给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。

插画二十二小幅，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。作者孚克 (Bruno Fuk)，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，但在二三年前，却常常看见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，大约还是一个青年吧。

鲁 迅

① 此处“头儿”应改为“偷儿”，因据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致《译文》编者信中曾说：“这是源出犹太的话，意思就是‘偷儿’，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：‘贼骨头’。”现在本书第十九页第十四、十五行已据此改正。

表

彼蒂加·华来德做过的事情，都胡涂得很。

他在市场里到处的走，什么都想过了。他又懊恼，又伤心。他饿了，然而买点吃的东西的钱却是一文也没有。

无论那里都没有人会给他一点什么的。饿可是越来越厉害。

彼蒂加想偷一件重东西。没有弄好。倒在脊梁上给人敲了一下子。

他逃走了。

他想偷一个小桶。又倒楣。他得把这桶立起来，拖着走。

一个胖胖的市场女人忽然给他看见了。她站在角落里卖蛋饼。出色的蛋饼，焦黄，松脆，冒着热气。他抖抖的蹩过去。他不做别的，就只拿了一个蛋饼，



嗅了一嗅，就塞在袋子里面了。也不对那女人说一句求乞的话。安闲地，冷静地，回转身就走。

那女人跟了他来。她拍的打了一下。抓住他的肩头，叫道：

“你偷东西！还我蛋饼！”

“什么蛋饼？”彼蒂加问着，又想走了。

这时可是已经聚集了一些人。有一个捏住了他的喉咙。别一个从后面用膝盖给他一磕。他立刻倒在地上了，于是一顿臭打。

不多久，一大群人拖他去到警察局。

大家把他交给局长了。

“那是这样的。我们给您送一个小扒手来了。他捞了一个蛋饼。”

局长很忙碌，没有工夫。他先不和彼蒂加会面，只命令把他关在拘留所里面。

照办了，他就在那里坐着。

拘留所里，彼蒂加坐在一条不干净的，旧的长椅上。他动也不动，只对着窗门。窗是用格子拦起来的。格子外面看见天。天很晴朗，很明净，而且蓝得发亮，象一个水兵的领子。

彼蒂加看定着天空，苦恼的思想在他脑袋里打旋子。伤心的思想。

“唉唉！”他想。“人生是多么糟糕！我简直又要成为流浪儿的吧？简直不行了。袋子里是有一个蛋饼在这里。”

伤心的思想……如果从前天起，就没有东西吃进肚里去，人还会快活么？坐在格子里面，还会舒服么？看着天空，还会有趣么？如果为了一件大事情，倒也罢了！但只为了一个蛋饼……呸，见鬼！

彼蒂加完全挫折了。他闭上眼睛，只等着临头的命运。

他这么等着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声敲。很响的敲。好象不在房门上，却在墙壁上，在那隔开别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。

彼蒂加站了起来。他睁开眼睛，侧着耳朵听。

的确的。有谁在用拳头要打破这板壁。

彼蒂加走近去，从板缝里一望。他看见了拘留房的墙壁，一条板椅，一个拦着格子的窗户，地上的烟蒂头。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。全是空的。这敲从那里来的呢，捉摸不到。

“什么恶鬼在这里敲呢？”他想。“恐怕是用爪子在搔吧？”

他正在左思右想，却听到了一种声音，是很低，很沙的男人的声音：

“救救！妈妈子！”

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炉旁。炉旁边的墙壁上有一条大裂缝。他从这缝里看见一个鼻子。鼻子下面动着黑胡须。一个斜视的黑眼珠，悲伤的在张望。

“妈妈子！”那声音求告着。“心肝！放我出去吧，看老天爷的面子！”

那眼睛在板缝里爬来爬去，就好象一匹蟑螂。

“这滑稽家伙是什么人呢？”彼蒂加想。“发了疯，还是

喝醉了？一定是喝醉了！还闻得到烧酒味儿哩……吓……”

浓烈的酒气涌进房来了。

“妈妈子！”那醉汉唠叨着。“妈妈子！”

彼蒂加站在那里，瞧着那醉汉，却全不高兴去说话。别一面是他不要给人开玩笑。现在他无法可想了。他简短的说：

“你嚷什么？”

“放我出去，心肝！放我出去，宝贝！”

他突然叫了起来：

“大人老爷！同志先生！请您放我出去吧！我的孩子们在等我呢！”

真是可笑得很。

“傻瓜，”彼蒂加说。“我怎么能放你出去呢？我也是象你一样，关在这里的。你疯了么？”



他忽然看见那醉汉从板缝里伸进手来了。在满生着泡的手里是一只表。一只金表。足色的金子。带着表链。带着各样的挂件。

醉汉睁大了他的斜视眼，低声说道：

“局长同志，请您放我

出去吧！我就送给您这个表。您瞧！是好东西呀！您可以的！”

那表也真的在咕咕的走。

合着这调子，彼蒂加的心也跳起来了。

他抓过表来，一跳就到别一屋角的窗下。因为好运道，呼吸也塞住了，所有的血也都跑到头上来了。

那醉汉却在板缝里伸着臂膊，叫喊道：

“救救！”

他顿着脚，好象给枪刺着了的大叫起来。

“救救呀！强盗呀！强盗呀！”

彼蒂加发愁了，来回的走着。血又回到脚里去了。他的指头绝望的抓着表链，抓着这满是咕咕咯咯的响的挂件的该死的表链。这里有极小的象，狗儿，马掌，梨子样的绿玉。

他终于连挂件一起拉下那链子来。他把这东西塞进缝里去：

“哪，拿去！你挂着就是！”

那醉汉已经连剩余的一点记性也失掉了。他全不想到表，只收回了那表链：

“多谢，多谢！”他喃喃的说。“我的心肝！”

他从板缝里伸过手来，来抚摩彼蒂加，还尖起嘴唇，响了一声，好象算是和他亲吻：

“妈妈子！”

彼蒂加又跑到窗下。血又升上来了。思想在头里打旋子。

“哈！”他想。“好运道！”

他放开拳头，看着表。太阳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，表在他手里发亮。他呵一口气，金就昏了。他用袖子一擦，就又发亮。彼蒂加也发亮了：

“聪明人是什么都对。一切坏事情也有它的好处。现在我抓了这东西在这里。这样的东西，随便那一个旧货店都肯给我五十卢布的。什么？五十？还要多……”

他简直发昏了。他做起种种的梦来：

“首先我要买一个白面包。一个顶大的白面包。还有猪油。猪油是刮在面包上来吃的，以后就喝可可茶。再买一批香肠。还有香烟，顶上等的货色。还有衣服：裤子，上衣。再一件柳条纹的小衫……还有长靴。但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做梦的？第一着，是逃出去。别的事都容易得很。”

不错，一切都很好。只有一样可不好。是他被捉住了。他坐着，好象鼠子落在陷阱里。窗户是有格子的，门是锁住的。运气捏在他手里，只可惜走不脱身。

“不要紧，”他自己安慰着。“怎么都好。只要熬到晚……不会就送命的。晚上，市场一收，他们就放我了。”

彼蒂加的想头是对的。到晚上，人就要来放他了。这并不是第一回，他已经遇到过好几回了。但到晚上又多么长呀！太阳简直一点也不忙。

他再拿那表细看了一回，于是塞在破烂的裤的袋子里。为要十分的牢稳，就把袋子打了一个结。墙壁后面的叫喊和敲打，一下子都停止了。锁发着响，彼蒂加回头去看时，却站着一个警察，说道：

“喂，出来，你这小浪子！”

了不得！彼蒂加竟有些发愁。他跳起来，提一提裤子，走出屋子去。警察跟着他。

“快走，你这小浪子！见局长去！”

“好的！”——

彼蒂加在局长面前出现了。局长坐在绿色的桌子旁，手里拿着一点文件。他拿着在玩弄。上衣的扣子已经解开。颈子发着红，还在冒热气。嘴里衔一枝烟卷，在把青的烟环喷向天花板。

“日安，小扒手，”他说。

“日安！”彼蒂加回答道。

他很恭敬的站着。很驯良。他微笑着，望着局长，好象连一点水也不会搅浑的一样。局长还是喷着他的烟环，看起文件来了：

“唔，你什么时候生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十一岁了。”

“哦。那么，你说出来吧，你到我们这里来做客人，已经是第几回了？”



我看是第七回吧？”

“不的。我想，是第三回。”

“你不撒谎吗？”

“大约是这样的。我不大清楚了。~~这~~我还要清楚哩。”

彼蒂加是不高兴辩论的。和一位局长去争论，毫无益处。如果他想来是七回，让他这么想就是了。他妈的！

“如果不和他去争，麻烦也就少……也就放得快了。”

局长把文件放在桌子上，用手在那上面一敲，说道：

“我下这样的判决，据面查你幼小的年龄和你的穷苦，应即移送少年教养院。你懂得么？”

彼蒂加呻吟起来了。站不稳了。僵掉了。局长说出来的话，好象有谁用砖头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似的，使他发了昏。这事情，是他没有料到的。是没有预计的。

但他立刻复了原，仰起头来，说：

“可以的。我……”

“懂得了么？”局长问着，还笑了起来，似乎彼蒂加的心情有多么悲伤，多么痛苦，他竟完全不觉得。彼蒂加是没有什么好笑。他倒要放声哭出来了。

唉唉，彼蒂加，彼蒂加，你是怎么的一个晦气人物啊！

但这还不算了结。又来了更坏的事情。彼蒂加糟糕了。

局长叫来了一个警察，并且命令他，把彼蒂加从头到脚的搜一搜。

“搜他一下，”他说，“他也许藏着凶器或是很值钱的东

西的。细细的搜他一下。”

警察走近彼蒂加来。彼蒂加的心停止了，他的腿象是生了热病似的发着抖。

“从此永远分手了，我的宝贝！”他想。

但运气的是那警察竟是一个傻瓜。一个真正的宽兄。他注视着彼蒂加，说道：

“局长同志，一碰着这流浪人，就要叫人恶心的。请您原谅。拜托您……今天刚刚洗过蒸汽浴。穿的是洗得很干净的。他身上会搜出什么来呢？袋子里一个白虱，补钉里一个跳蚤……一定的……”

彼蒂加聚集了他最后的力气，可怜的微笑，细起眼睛，望着那兵爷。

这意思就是说：“对呀。对呀。”

他一面想：

“一个很出色的跳蚤。这样的跳蚤，是谁都喜欢的。”

他悄悄的用一个指头去触一下裤子的袋子。有一点东西在那里动，有一点东西在那里跳，好象一颗活的心脏，或是活的挣着的鱼儿，这就是表。

也许是对警察表了同情，也许是什么都觉得无聊了，局长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好吧，算了吧。不搜也成。这不关紧要……”

他在纸上写上些什么，盖好印章，便交给了那警察：

“喂，同志，这是判决书。你到惠覃斯基街，把这小浪子交给克拉拉·札德庚少年教养院去。可是你要交付清楚的呀。”

于是他站起来，打一个呵欠，走出房去了。

连对彼蒂加说声再见也想不到。

警察把公文塞在皮包里，叹了一口气，拿手枪挂在肚子边。又叹了一口气，戴上帽。

“来！……来，流浪儿……走吧！”

彼蒂加提一提裤子，跨开大步便走。

他们俩一径向着市场走，通过了拥挤的人堆。一切都如往常一样，骚扰，吵嚷……一大群人们在那里逛荡，叫着，笑着，骂着，唱着曲子。什么地方在奏音乐。鹅在嘎嘎的叫。疯狂似的买卖。但彼蒂加却什么也不听见。他只有一个想头：

“跑掉！我得跑掉！”

象一只狗似的，他在警察前面跑，撞着商人们和别的人，只用眼睛探察着地势，不住的苦苦的想：

“跑掉？但在那里跑呢？”

警察钉在他后面象一条尾巴，他怎么能跑掉呢？他一眼也不放松，气喘吁吁地，不怕疲乏地在紧跟着他走。

不一会，市场已在他们后面了。彼蒂加却到底没有能逃走。

他完全没了主意，茫然自失了，走路也慢起来。

这时警察才能够和他合着脚步，他呻吟道：

“你简直是乱七八糟的飞跑，你这野孩子！你为什么尽是这样跑呀？我可不能跑。我有肾脏病。”

彼蒂加不开口。他的肾脏和他有什么相干呢，他有另